

家乡在东海边的海岛，海岛多山，平地少。房子多依山而建，层层叠叠到半山腰，房子的墙都是石头垒砌的，石墙上盖着黑瓦。

建房子的石头是从山上采的，很是硬实，却没规则。建房子时，泥工要在整个乱石堆里找到一块石头，可以嵌入下面两块石头间的空隙，真不容易，泥工左观察右端详，像是挑选一件艺术品，选好后，用钢刀把石头做些修整，几次把码，几次雕凿，如琢玉，慢工出细活。泥工在下面石缝间抹上拌着石灰的黄泥，然后放上石头，用铁锤敲击几下，夯得稳实无缝，之后继续寻找下一块适合嵌进去的石头

就这样周而复始，石头墙慢慢长高。到了相应的高度，然后是木工架梁钉椽，等到在栋梁上系好红丝带后，泥工就开始磊瓦，瓦片是一仰一俯，节节相连，一页页地向上爬。

家乡的石头屋不高，不过两层，多为两到三开间。石头是有色彩的，彩色的墙体顶着黑色的瓦顶，像一架钢琴，那一道道的瓦槽就是黑色的琴键，日子就这样开始从容地在琴键上奏着无声的音乐。

石头屋淳朴静穆，但形象生动。赭红色的、土黄色

的、灰褐色的、茶绿色的石头与黑灰色的瓦片对比鲜明，每一间石头房子都是一帧灵动的风景。

房子的灵动，除了石头与瓦片，还有是石头房子的窗与门，那是房子的眼与口，眼睛很小，可炯炯有神；嘴巴方正，却不善言辞。

石屋就这么沉默地坐着，看着门前的那株柚子树叶荣花落。

我家的石头屋还有个天井，天晴的时候，天井里的光影由方正慢慢缩小成线，当最后的光晕消逝在老屋的屋檐下时，一天就这么平和地过去。裹着小脚的奶奶在天井北面的大堂上面容祥和地念着佛经细数光阴。

天井的表情在雨天特别生动，雨顺着瓦槽流下，在天井的小水洼里溅出来，雨珠往四周打着滚儿地跳跃。日子久了，天井四周的青苔就沿着水洼的地方蔓延，织上那只种着绣球花的水缸，爬上了木板墙。

石头屋里基本上是以木板为墙，也有用石板为墙的。记忆

里，我家的木板墙也已经老去，颜色灰暗灰暗的了。岁月的漂洗，使得木板板肉干瘪，青筋条晰，木节如眼暴出，每次观察木板墙就会让我想到我那喜欢坐在石头屋台门的门槛上抽着旱烟的爷爷。

父亲渔船一归岸，母亲就开始在天井里杀鱼。鱼去鳞，去内脏，可鱼胶要留下，漂洗干净，母亲就把鱼胶往木板墙上一粘，一条条白白的鱼胶就被一撇一捺地画在青灰色的木墙上，色彩冷，但温馨。没几天，母亲就把干透的鱼胶从木板墙上揭下来，放在菜籽油里一炸，香气盈屋，炸过的鱼胶可以烧一碗大汤，加些蛤蜊，漂些葱花，便是一道招待客人的佳肴。

因为在海边，多台风。上学时，一有台风来袭，老师就会问，哪位同学要请假。总几位

举手，请假回家是为了帮父母家人，在石头屋的瓦片上压石头，或者用渔网罩住整个屋顶的瓦片，在石头屋的四角扎个结，用大大的石头垂着。

这样台风呼啸，瓦片不太会飞走。可是每次台风过后，总有几家的屋顶遭了殃。这时候瓦片总要涨价，有一些人家要请泥工修屋顶。家乡的习俗，石头屋是哪个泥工造的，修补也要请他，泥工如果老去或不在人世了，他的徒子徒孙会接着修。修屋顶泥工的工钱随房主给，不计；中餐要房主招待，上、下午都要有点心，饭菜不论，但烟酒必备。修好了石头屋，泥工要在瓦槽上浇一些水，看看是否会漏，算是检验。

金色的阳光、银色的月光在黑瓦上走过，沉默的石头屋更加沉默。

更加沉默的石头屋被刻上岁月的痕迹，枕着海风，静默而淳朴地老去。老去的石头屋，瓦缝里零星地长着几株青草，随着春秋荣枯，在冬日，看着一只小鸟停在屋脊的那株枯草上，悠悠晃晃，石头屋的沧桑也就在那灰白的光晕里悄悄地爬上了屋脊，那一株株枯草应该是老去的石头屋的星星白发吧。

老去的石头屋的石缝里的石灰也被冲刷掉了，住进去许多马蜂，马蜂飞进飞出。石头间的缝日益清晰，石头屋的皱纹结满额头。

老去的石头屋总有一天会在海风的侵袭中倾斜坍塌，梁架枯朽。废墟上长满枯黄的高草，一丛丛地疯长，墨绿色的爬山虎缠满了那依然静默的石头屋，犹如以前家里天井的青苔，恣肆蔓延

今天，我在水泥钢筋的城市高楼里眺望我那如画般明亮的家乡，忧伤，却也从容。

我的思绪开始在家乡的石头路上攀爬，情感湿湿的，满是青

王华琪

文

家乡的

赵佩蓉/文

温岭街沸腾了

叶海鸥/文

从上保山下来，带着一身的舒爽，行驶在归途中，途遇温岭街。

温岭街位于温桥镇南部，全长1.5公里，是一条现存建筑多建于清及民国的江南古街。

早在五一之前，古镇千年梦回海桥的温岭街旅游文化节便温岭的各大纸媒、各种公众号上造势。我从不喜欢这种热闹，虽然我偏爱古街古镇，但只偏爱古街古镇的晨与昏，那份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的原味才是古镇老街悠远的时光与绵长的情思。

但是温岭街的人头攒动，最终还是让我们止住了脚步。不为别的，只因小伙伴们热切的眼神，还有欲滴的垂涎。于小家伙而言，唯假期与美食不可辜负。于我而言，唯假期与童心不可辜负。于是吃货得逞，于是停车，于是下车，于是步行，于是进入古街，于是停驻在每一摊小吃前，于是左手一串烤肉，右手一只鸡翅中包饭，眼睛又被各色的冰激凌俘获。一路行来，一路看，一路

吃，老梅泡虾台湾拉丝肉狗牙签肉等所有与肉有关的，巴不得统统尝一遍，也恨不能大喝一声：街长何在，街上的所有肉类小吃，统统给小爷我都来一份。傻儿子，肉食动物也，对于这一定位从来都很精准。温岭街文化艺术节，非也，实乃温岭街美食节也。满大街的香味扑鼻，是重演当年温岭街的繁华，还是当下不可失的商机？不得而知。

满街的人头，不时还会出现那些为了应景而穿汉服的人儿，无论胖瘦高矮，无论是大姑娘、小媳妇还是中老年大妈，甚至有些率性的小伙子，都煞有介事地手执一把纸扇，白衣飘飘，青衣翩然，似乎只有如此着装，才能配得上这条千年古街的古风古韵。

这条原本寂静的千年的古街，可能只是赶集时才有深深浅浅的吆喝声，穿梭在这街头巷尾。而现下各种人声、音响一声、敲锣打鼓声，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在逼仄的老街的街面上碰撞，反弹回音，震耳

欲聋。

那时，我们到时已经是下午四时一刻光景了，所以没有赶上婚嫁迎娶的喇叭唢呐，也没有看见李白游览至此的风流倜傥，但是我在好事的朋友圈已经见识过了盛况。这种穿越的复古在太多的旅游景点不断地被复制、被粘贴，权当笑谈勉强凑合，如果作为正儿八经的旅游看点，确实也是了点新意与心意。

原路返回，偶遇我们70后童年生活难忘的经典，有40多年历史的永久牌重型自行车，后座上一个正方形木箱，一个老者拍着一块小镇木，极富节奏，那绝对是我们童年时最纯正的节奏，还不时传来吆喝：糖冰，卖糖冰哦！驻足，要了根老冰棍，老者掀开木箱一角的小木盖，从里面探出了一根老冰棍。说是老冰棍，徒有老冰棍字样，包装也是现代感极强的。呃吧了一嘴，确实，很难找到童年的味道了，这流沙般的粗糙的童年也终究是走远了，重温那只是

书上的极富写意的文字，而不可能是一种可触可摸的生活实况。就像脚下的这条温岭街，她存在了千年，应该有她千年老者的优雅与风范，而不能因为某些因素，鼓噪了整条街。感觉在现代感的复古创意下，老街似乎显得相当的为老不尊，让我莫名地想起了老莱娱亲。千年古街，遗失了长者风范，在这个五月天气不燥的黄昏里，她应该是安详与宁静的，不疾不徐，看云卷云舒，听花开花落。

你看，在某一个小巷口或是某些摊位的间隙中，总几位老者，睁着浑浊的眼睛在看着这来来往往穿着红绿的人群，然后那耳背的听觉里还有一些连续不断的不知何物的声响在回旋、在嗡嗡。

静是静不下来的。随着时代文明的大踏步走来，都市的繁杂喧嚣无孔不入地潜入了乡村、回流了古镇、渗入了古街，不管那些年迈的土著者们眼神是如何的慌乱与不知所措。

后岭，按下了美颜键



立夏那天，在城南的嬉栖谷行走。

恰是阵雨初歇，阳光有些清凉，特别明净。山冈开阔，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遮挡阳光的肆意泼洒。处在光线中的景物，几乎都成了光源：格桑花徘徊在季节的边缘，莹白的、粉色的、浅紫的花朵，散落在山坡上，就像朝起夕落的雾岚，即便是零星的几朵，也散发出绵延的清气，音符一样跳荡。鸭跖草像竹子一样，长一截就停顿一下，一节一节拔高，终于在茎端开出翠蓝色的小花，明亮安静，跟天空呼应。一种叫覆盆子的小红果子，挂着两三粒晨露，羞涩地藏身绿叶间。偏有多事的毛刺，探出头来，勾住裤脚，一点一点地窣到肌肤上，不着言语地亲近。摘一颗塞进嘴里，水水的，清甜慢慢漾开，在舌面翻卷。滋味真切而淡雅。崭新的五月里的芬芳，在光线中移动，使辽阔的山野有了一种诗意和意外，向僵硬的职业里输入了一点柔软，于正疲乏着的身心，是极为熨帖的慰藉。

吸取，吐纳，成长，成熟，正是生命最汹涌的时节。神灵的手指，拂过温润和丰厚的原野，拨弄着万物。万物不由得起了欣悦之心，宣泄出神奇丰饶和跃动不息的力量。我的眼与心，充满了讶和喜。罗汉豆贮存了整整一个春天的能量，果荚已经饱胀。躲在叶荫下，浑身长着细绒毛的青桃，膨胀着身子。它们天天汲取初夏的阳光和雨露，偷偷地孕育着甜蜜。稍远处，麦田铺开，麦浪涌动，如同微波的海。有田垄给它们镶上了曲折的滚边。麦穗抽齐，麦仁半饱。大地敞开胸膛将最后的养分输送，杏黄色将一日一日加浓，迅速地覆盖田野。旬日之后，田野将是绸缎、织锦，还是油画，我的想象充满浓厚的色彩。人的想象力真是奇怪的东西，有时也成为一种光芒，给被想象的事物涂上愉快的情绪。

我再一次把目光放逐：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我看到农田匍匐平展，道路坦荡延伸，一溜肥胖的绣球花环绕着农家屋舍。这是一个山水相依、天地阔大的所在，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乡村，曾经是一个被闭塞贫穷渲染得过于沧桑的词，总有一些伤痛、不够美好的人和事，掺和成令人遗憾的衰败命运。这种失落，曾经紧紧地扼住一代又一代的乡民，远离泥土、青草、溪流的气息，到异乡出力谋食，经受从身体到灵魂的痉挛。

然而，放弃家园的农民如同禾苗失了根。新时期的农民，跨越了思想上的巨大鸿沟：坚持传统农业，很难实现富裕。观念一旦改变，生产力结构、对生活环境的需求和生活态度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他们尝试着在山地上种花种草，试图吸引外来人来休闲度假。他们知道种麦子不是为了果腹，而是为了让一群脱离大地的游客来摆姿势拍照片晒朋友圈。太多新兴的事物，比如天梯、天空之镜、星光魔幻，这些猝不及防的新生事物，竟顺理成章地跟村庄融合在一起，蛊惑一拨又一拨的客人来寻找诗和远方。乡村按下美颜键，实现华丽转身，勾连着广阔的外部世界，背景是突飞猛进的乡村振兴建设。

振，《说文》里曰：奋也。觉醒后的乡村亦如蛰虫奋起，城市的后花园并不是浪得虚名。村子里的生活倒真的是热气腾腾。住农家屋，吃农家菜，享农家乐成为一张闪亮的名片。支起土灶，两间甚至更多间堂屋打通，置上桌椅，再在门口悬个幌子，就可以开门待客了。农家乐么，不必纠结包厢雅座的豪华与否，不必在意有无厨艺的正规培训。大多是家庭式经营，上菜收碟的翠花眉眼盈盈，笑语山泉一样脆。菜肴基本遵循本土原则，山里的土鸡，当季的园蔬，不管是豆角、苋菜，还是鱼肉，若是带了野味的，自然更受追捧。倘若赶上铁锅猪肉饭、乌饭麻糍这些特色美食，食客的饕餮模样还真是有违斯文。

人文气息成为美丽乡村的又一道亮丽风景线。在村子的深处行走，随时可以看见划船机、跷跷板等健身器材。垃圾分类的大幅告示，理直气壮地悬挂在排屋中间。天一擦黑，广场上就有音乐响起，跳舞的打拳的都有。村里的大妈告诉我，粮油盐醋，村里的超市都有得卖，根本不需要翻山越岭去赶集了。还有代收快递的点，后生头都中意网络购物。村人都这么说，乡里人如今过上城市日子了。

古朴的乡村韵味，搭上新鲜的文艺范，激发出无穷的动力。后岭，成为网红打卡点，是有道理的。

绝处逢生第十五章

担惊受怕（上）

江鑫荣/文

叶亦双出差一回来，立刻赶往城西的会展中心项目部，薛承这几天一直驻在那里办公，她亟待与他商议要事。自从工程出现突发状况后，薛承几乎是待在工地里寸步不离。施工中所缺的建筑材料，他求助了百里集团，解了燃眉之急。物资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但项目经理一职可不是随随便便找个人就能替代的，所以只好由他先顶着。

叶亦双是在基建现场找到薛承的，当她看到灰头土脸的他，既心酸又心疼。他疾步走到他的面前，伸手掸掉粘在他身上的尘土，这些活，你指派别人干就行了。

最近连续出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不放心交给别人。薛承笑了笑，看看尘烟滚滚的现场，赶紧说：我们回办公室再说。

这里环境太差，这些活交给别人去做吧。叶亦双嘀咕一声，跟着薛承往项目部走去。

你怎么回来了？一进办公室，薛承便问。

那边的事情也办得差不多了，我放心不下你，就提前回来了。

多事之秋，回来也好，公司有很多事情需要你来理一理。

叶亦双点点头，一脸疑惑，这个项目一直进展顺利，管理人员都是由我们精挑细选之后委任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我反复思考过，任立弘的失联与那个工头的消失，两者必有关联。薛承脸色凝重。

到现在都还没有他们的消息吗？她紧张地问道。

薛承摇摇头，又咬咬牙关，脖子上的青筋暴涨，我们几乎找遍了整个邵阳市，还是找不到他们。

两个人同时消失，却不留一丝痕迹，肯定是早有预谋的，这其中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她低声道，显出一脸的惊疑。

我总感觉整件事情很蹊跷，有股力量在背后掌控着一切，任立弘肯定是被他们操控了。薛承拧着眉头，细细思考后推出结论。

叶亦双想了片刻，忽然惊道：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可能都是有预谋的。

薛承拧紧眉头，神情严峻，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叶亦双的心里倏然一惊，脑子里慢慢乱成一团，那我们该怎么办，总不能光站着挨打吧？

薛承皱皱眉头说道：我们暂且静观其变，以不变应万变。

叶亦双有些失望地看着他，难道只能这样吗？

薛承对着叶亦双的眼睛，心里也没了底，他们肯定作祟不了多久的。

叶亦双一脸茫然地点了点头，少顷，她又问：虽然工程部缺少项目经理，但总不能让你一直负责这边的工作吧。

薛承摇摇头，笑了笑，我前几天跟百里集团借物资的时候，顺便也借来了人手，差不多这两天就可以过来接手了。

叶亦双顿时舒了口气，一脸感激地说：这次多亏百里集团出手相助，不然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绝处逢生啊！薛承感慨道。

等这件事过去后，我一定要亲自拜访百里董事长，感谢他拔刀相助。

我会把你的心意带到。薛承笑着说。

第二天，薛承在美梦中被人吵醒。当他睁开眼看见百里念雅，睡意顿时消散，你怎么

